



大会

Distr.: General
17 July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食物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根据大会第 [78/198](#)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52/1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9/150](#)。



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的报告

饥饿与食物权，重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

摘要

本报告确定了食物权与防止饥饿之间的关系，以推动使两者协助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即确保人人有权决定什么是其社区的适足食物，并有权获得这种食物。报告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因为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就是饥饿属于人权问题的例证。

一. 导言

1. 2023 年 10 月 9 日，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实施饥饿行动。到 12 月，在世界上经历饥荒或灾难性饥饿的人中，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占到 80%。¹ 在战后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口像生活在加沙的 230 万巴勒斯坦人那样如此快地完全挨饿。²

2. 在本报告中，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作了强调，因为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就是饥饿属于人权问题的例证。食物主权是社区和土著人民决定如何种植、准备、分享和食用食物权力的体现，也反映了他们与土地和水的关系。在某一粮食体系中，权力在所有人之间的分配越公平，人们就越有可能始终获得充足的食物；人与土地和水的关系越是基于照护和互惠，人们就越容易建立基于照护和互惠的相互关系。

3. 饥饿是攻击一个社区或人民食物主权的最残酷的方式之一。造成饥饿的方法包括封锁、剥夺水源、破坏粮食体系以及总的毁坏民用基础设施。饥饿往往导致被迫大规模的境内流离失所和被迫迁移。不幸的是，饥饿在世界各地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4. 同巴勒斯坦的情形一样，苏丹的饥荒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其粮食体系存在长期危机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³ 苏丹的饥荒正导致空前数量的人遭受苦难。⁴ 由于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交战，苏丹境内和逃离苏丹的 2 500 多万平民正在挨饿，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⁵ 双方都在利用食物作为针对平民的武器，犯下危害人类罪，并造成灭绝种族的危险。⁶

5. 在全球范围内，约 41 个国家或地区有 2.816 亿人面临程度相当高的重度粮食不安全。⁷ 例如，马里、巴勒斯坦、南苏丹和苏丹仍处于最高关切级别。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省份)、缅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令人高度关切。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黎巴嫩、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属于热点，其粮食体系不稳定。⁸

¹ 见 <https://www.ipcinfo.org/ipcinfo-website/alerts-archive/issue-97/en/>。

² 粮食安全信息网和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2024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联合分析促进决策》(罗马，2024 年)，第 7 页。

³ Joshua Crazem Kholood Khair 和 Raga Makawi, “Sudan Starves”, 纽约书评，2024 年 6 月 23 日。

⁴ 见 <https://www.wfp.org/news/sudan-facing-unprecedented-hunger-catastrophe-say-un-agency-chiefs>。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6/using-starvation-weapon-war-sudan-must-stop-un-experts>。

⁶ 人权观察，“马萨利特人不会回家：苏丹西达尔富尔朱奈纳的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2024 年。

⁷ 粮食安全信息网和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2024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⁸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饥饿热点：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重度粮食不安全预警：2024 年 6 月至 10 月展望”。2024 年，罗马。

6. 本报告确定了食物权与防止饥饿之间的关系，以推动使两者协助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即确保人人有权决定什么是其社区的适足食物，并有权获得这种食物。报告还着重谈到食物权，但饥饿也剥夺了人们获得水、健康和住房等的权利。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提供投入的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专家，并特别感谢加沙地带直接与他交谈的人们。

7. 在以色列目前实施的饥饿运动中，巴勒斯坦人生活之恐怖的某些方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光靠言辞也不足以为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提供更美好的未来。因此，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由著名艺术家奥马尔·胡里绘制插图的图文报告。插图对本报告至关重要，可在特别报告员的联合国网页⁹上查阅。

8. 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本着促进普遍人权的精神支持使用图文报告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基于事先的许可，他将这些图文整合到报告中。因此，他感到失望的是，在报告提交后，他被告知秘书处将不允许在报告的任何部分列入插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报告发布的延误。特别报告员回顾，报告的内容现在是、而且应该仍然全属任务负责人的责任，是其独立工作和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报告员请秘书长澄清有关在联合国正式文件中使用地图、图表和照片的现行规则的适用，以便能够在此类文件中使用插图、漫画和图文艺术等艺术作品。

二. 框定饥荒与饥饿

A. 何者利害攸关

9. 世界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目前人口的 1.5 倍，但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发生率却在上升。¹⁰ 饥饿和饥荒不是生产问题，它们总是由不让人们获得食物的行为和不行为造成的。饥荒往往由冲突、经济冲击和干旱引发。但这些触发因素反映了基于依赖和榨取的基础社会关系。最后，粮食体系中权力的集中和问责制的缺失增加了发生饥荒的风险。

10. 因此，饥荒应始终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是人为的，总是一个群体迫使另一个群体挨饿的结果。这也意味着饥荒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人们的共识是，饥荒的日益普遍反映国际体系没有对警告和证据作出迅速和充分的回应。特别报告员警告各国和其他行为体不要等到正式“宣布”饥荒后才采取行动。此外，他提醒各国和其他方面，它们有责任防止饥饿的发生。

11. 制造饥饿运动中通常利害攸关的是对土地的控制权。按此，制造饥饿经常被用作驱离、剥夺和占领的手段。人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其能否实现食物权(见 [A/HRC/52/40](#)，第 74-77 段；[A/78/202](#)，第 96-100 段)。制造饥饿是过去殖民国家的常用策略，今天，这些相同的策略被用来殖民、征服或统治不同的领土。工

⁹ 见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food/2024-08-27-visuals-palestinian-people-food-sovereignty.pdf。

¹⁰ Eric Holt-Giménez 等人，“We already grow enough food for 10 billion people ... and still can't end hunger”，《可持续农业杂志》，第 36 卷，第 6 期(2012 年)。

商业在控制越来越多的土地和领土从而增加了发生饥荒的风险的时候，也引起了严重关切。¹¹

12. 在国际体系中，饥荒通常被框定为人道主义危机，部分原因是武装冲突是饥荒的主要触发因素。尽管人道主义援助在发生饥荒期间是必要的，但将饥荒框定为人道主义危机并不能为防止饥饿和解决其根源提供足够的指引。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工作中概述了国际人道法在防止饥饿方面的局限性，因为这是一个旨在组织暴力而不是制止暴力的法律制度(见 [A/HRC/52/40](#)，第 63-67 段)。

13. 国际刑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威慑作用或作为正义的来源仍然不清楚。饥饿问题更是如此，因为国际刑事法院从未起诉过这一罪行。不过，法院检察官有史以来第一次请求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正在寻求以饥饿罪起诉被控施害者。

14. 因此，必须在粮食体系长期危机的背景下分析武装冲突([A/HRC/52/40](#))。各国已经认识到，旷日持久的危机通常是冲突、占领、叛乱、灾害、气候变化、不平等、普遍贫困和治理因素的某种组合造成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重度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¹²

15. 特别报告员在本文中概述了饥饿如何始终是长期危机的一部分，并且是国际性、结构性和长期性的。他接着解释了饥饿可如何最好地被理解为是一个人权问题，包括属于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和酷刑。

B. 饥荒具有国际性、结构性和长期性

16. 如前文所述，饥荒是政治性的。然而，政治几乎总是包含国际层面。一般来说，直接或间接卷入国家长期危机的第三方可能参与了制造饥饿。例如，苏丹境内的战争是两个国家当事方之间的战争，然而，第三方国家和外国企业在导致当前冲突的长期危机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其中一些外部行为体有可能是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罪形式的制造饥饿的同谋。也门的饥荒在某种程度上是内战中对立派别利用粮食作为武器造成的，但主要原因是外部主导的封锁，这种封锁得到了第三方国家武器的支持(见 [A/HRC/52/40](#)，第 57-60 段)。

17. 更具体地说，制造饥饿的施害者通常得到外国和外国公司的支持，使这些第三方成为制造饥饿的同谋。例如，在加沙，第三方国家和企业不仅对为以色列的饥饿运动和灭绝种族非法供应武器负责，而且企业多年来一直参与非法破坏巴勒斯坦粮食和供水系统以及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非法定居点。¹³ 另一个例子是连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至亚美尼亚的拉钦走廊，该走廊在 2023 年被

¹¹ 食物第一信息和行动网提交的材料。

¹²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第 2 和第 3 段。

¹³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arms-exports-israel-must-stop-immediately-un-experts>;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6/states-and-companies-must-end-arms-transfers-israel-immediately-or-risk>; <https://www.somo.nl/business-as-usual-in-palestine-human-rights-due-diligence/>; 人民水论坛提交的材料。

封锁了几个月。封锁使民众粮食和基本用品严重短缺，造成营养不良和饥饿。尽管部署了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保护拉钦走廊，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危机。¹⁴

18. 总而言之，制造饥饿已不幸成为一种常见的策略，因为它已被彼此竞争的大国及其盟友广泛用作战争武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社会迟迟没有对饥荒作出命名和反应。

19. 饥饿是结构性的，因为存在某些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框架，使行为体有可能切实使人口挨饿或试图使人口挨饿。如果粮食体系中存在局域性的压迫、剥削和占领案例，则粮食体系会造成使人们容易遭受饥荒之害的条件。粮食体系脆弱的一些迹象包括企业权力高度集中；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严重依赖进口或出口，特别是谷物的进出口；依赖人道主义援助或慈善机构；劳动法薄弱，不能充分保护工人；农民的权利薄弱，无法保障自由保存、使用、交换和出售种子的自由；土地保有权薄弱，不能充分保护农民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其他人的土地权；土著人民的权利薄弱，不能充分保护其领土权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

20. 饥荒时刻通常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而外部冲击是长期的底层问题的表征；饥荒进而会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饥荒是一种缓慢的暴力形式。饥荒对幸存者造成持久的身心伤害；研究还表明，饥荒会影响基因的传递，并可能损害后代几代人的健康。¹⁵ 饥荒也是一种社会创伤，会影响整个社区，并传给后代。饥荒的幸存者经历了一种独特的耻辱，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做出生存的选择，决定给谁吃，不给谁吃，和谁分享食物，或者拒绝给谁食物。公共饥荒纪念馆如此之少，反映了纪念这一特殊恐怖的困难。此外，许多制造饥饿的手段——如破坏粮食系统——会对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长期影响。

C. 饥饿是人权问题

21. 制造饥饿反映了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放弃了其人权义务。食物权包括免于饥饿的权利，也就是免于挨饿的权利。从解决饥馑和挨饿根源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不受压迫、剥削和占领的权利。因此，实现食物权，围绕食物权开展合作，追踪侵犯食物权的行为，是各国履行防止饥饿义务的最有效方式。一个国家或任何其他行为体系统地侵犯食物权时，这就是一个预警，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使人民挨饿——从而触发防止饥饿的义务。

22. 防止饥饿的最佳方法是积极倾听受影响社区的意见，并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观点。特别报告员认为，有两种情况，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流离失所，

¹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8/un-experts-urge-azerbaijan-lift-lachin-corridor-blockade-and-end>。

¹⁵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4\)00806-X?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09286741400806X%3Fshowall%3Dtrue](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4)00806-X?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09286741400806X%3Fshowall%3Dtrue)。

可以作为发生饥荒或存在饥荒高风险的预警。他还解释了为什么死于营养不良或脱水的第一个人，尤其是儿童，证实了饥荒的存在。

1.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23. 大规模制造饥饿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是彼此助长的暴行(A/HRC/54/55, 第 50 段)。¹⁶ 此外, 容忍工作场所对妇女的歧视会招致暴力和骚扰。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工作, 或者像在农场和种植园中那样, 在完全由男性主管管理的工作场所工作, 也会增加遭受暴力的风险。许多雇主利用其雇用和解雇的权力, 要求工人, 特别是季节性工人提供性好处, 作为雇用或续签雇用合同的条件。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身体孤立的工人, 如种植园工人, 面临更大的身体伤害风险(A/HRC/52/40, 第 50-56 页)。

2. 流离失所

24. 流离失所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患有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最多的, 就出现在国内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国家。¹⁷ 大规模流离失所不仅表明由于流离失所者固有的粮食不安全而出现的迫在眉睫的饥荒风险, 而且还因为它通常与阻止利用粮食体系中的生产性土地的袭击有关。¹⁸ 例如, 在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 目前至少有 70 万人仍然流离失所, 无法持续和不受阻碍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无法在播种和收获季节进入农田。¹⁹ 在南苏丹, 某些攻击发生在特定时候, 种植和收获期间的有组织暴力呈现出季节性, 这些攻击和暴力被用来迫使人们流离失所, 加剧了原有的饥饿状况, 并导致粮食不安全状况多持续数个月(A/HRC/45/CRP.3, 第 9 段)。同样, 在加沙, 一再发出的大规模疏散命令²⁰ 可能构成强迫流离失所, 至少影响到 67% 的领土, 迫使人们放弃耕地和其他粮食生产手段。²¹ 因此, 命令整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疏散, 即便是在国际人道法下允许或甚至要求的, 也与食物权相冲突。

3. 死亡率

25. 最流行的饥荒计量机制是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和饥荒预警系统网络, 它们使用兼容的指标。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要求达到非常高的困难和死亡门槛,

¹⁶ CARE 提供的资料; Dyan Mazurana 等人, “Sex, gender, age, and mass starvation” in *Accountability for Mass Starvation*, Bridget Conley and others, eds. Oxford,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¹⁷ 见 <https://www.fsinplatform.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RFC2024-focus-displacement.pdf>。

¹⁸ Yousuf Syed Khan 提交的材料。

¹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埃塞俄比亚: 情况报告》, 2024 年 6 月 10 日。 <https://reports.unocha.org/en/country/ethiopia>。

²⁰ 见 <https://www.justsecurity.org/89617/the-directive-to-evacuate-northern-gaza-advance-warning-or-forced-displacement>。

²¹ 见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whatsinblue/2024/02/briefing-on-food-security-risks-in-gaza.php>。

在避免误报方面存在失误。²² 此外，它们受限于一种黑暗的反讽，因为在敌对条件下，特别是在出入受限和人道主义援助受阻碍的情况下，即在最有可能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所需数据更难收集和确认。

26.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存在饥饿运动最可靠的迹象是有人据报死于营养不良或脱水。这是因为这些死亡总是可以预防的，反映出薄弱的健康、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在饥饿运动中，先死的总是社区中最脆弱的人，如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流离失所者。在最脆弱的群体中，儿童往往是第一批死于饥饿运动的人。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脱水的话，就最清楚地表明，社区的核心结构受到严重攻击，发生了饥荒，食物权受到严重侵犯。

D. 制造饥饿作为灭绝种族、灭杀或实施酷刑的一种策略

27. 制造饥饿有各种规模，从让个人和小群体挨饿到让整个社区和民族挨饿。依赖和控制的社会关系使制造饥饿成为可能。饥饿因其政治性、国际性、结构性和长期性，始终是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故意造成的。因此，每一次大规模地制造饥饿都是一种灭绝种族或灭杀行为，每一次让个人挨饿都是一种酷刑。

28. 让人挨饿是一种常见的酷刑形式，特别是在监狱中，那里对个人及其食物系统有高度的控制。²³ 同样，欧洲人权法院承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脆弱性及其对东道国当局的依赖，因此认定使他们挨饿构成虐待。²⁴

29. 在灭绝种族的情况下，制造饥饿始终对一个群体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制造饥饿是蓄意将生活条件强加于该群体的一种稳妥方式，旨在全部或部分地造成肉体上的毁灭；有时制造饥饿是防止群体内生育的一种办法。²⁵ 制造饥饿被视为危害人类罪时，对其的理解是剥夺食物、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蓄意改变生活条件，目的是毁灭一部分人口。²⁶

30. 某些行动必然会增加饥饿的风险，表明有意使民众挨饿。

31. 最广为人知的制造饥饿行为是将人道主义援助武器化。²⁷ 这可能是限制和阻止人道主义援助，也可能是利用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政治谈判的杠杆或控制当地居民的手段。

²² Daniel Maxwell 和 Peter Hailey, “Analysing famine: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in food security crises”, 《人道主义事务杂志》，第 3 卷，第 1 期(2021 年)。

²³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 22.1 条；关于非洲食物和营养权的决议第 5 条；人权事务委员会，*Raul Sendic Antonaccio* 诉乌拉圭，1981 年 10 月 28 日的裁决，第 R.14/63 号来文；欧洲人权法院，*Moisejevs* 诉拉脱维亚案，第 64846/01 号请求书，2006 年 6 月 15 日的判决；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food/statements/20240214-eom-state-ment-venezuela-sr-food-en.pdf。

²⁴ 欧洲人权法院，*M.S.S.* 诉比利时和希腊，第 30696/09 号请求书，2011 年 2 月 21 日的判决。

²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²⁶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 条第(1)款(b)项；第 7 条第(2)款(b)项。

²⁷ 安全理事会第 2417(2018)号决议。

32. 占领总会增加饥饿的风险，而且往往伴随着制造饥饿运动，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领土的占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还是迫使当地社区和土著人民迁离的企业对土地的掠夺。

33. 当粮食系统受到攻击时，无论是在平时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这都表明了制造饥饿的明确意图，因为这不仅造成了眼前的危机，而且产生了长期影响。这包括夷平或污染农田；毁坏农业食品设施；破坏或污染水源；或系统地针对农民、牧民和渔民采取行动等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加沙和西岸，而且发生在乌克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²⁸ 与此相关的是，包括道路、港口和教育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必然会削弱粮食体系。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增加了发生饥荒的风险。例如，“牺牲区”——即社区经其暴露于污染和有害物质的重度污染地区——通过完全不让当地社区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实质上使当地社区挨饿(A/HRC/49/53)。

34. 不幸的是，封锁实行的越来越多。这些封锁可能以经济封锁或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形式出现。或者它们可呈围困的形式，这意味着它们是攻击或占领运动的一部分——就如同巴勒斯坦加沙；乌克兰马里乌波尔(A/HRC/55/66)；²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马达亚、阿勒颇和古塔(A/HRC/31/68；A/HRC/34/64 和 A/HRC/38/CRP.3)；及也门(A/HRC/52/40，第 57-60 段)的情形那样。³⁰ 根据国际人道法，如果围困是针对战斗人员的，那么围困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但由于军事、人道主义和民用供应链是相互关联的，现代围困几乎不可能合法。总之，任何形式的封锁都会增加发生饥饿的风险；围困总是表明有意让某一人口挨饿。

35. 这些行动往往一起使用：首先，围困平民；其次是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第三，粮食系统受到攻击。³¹

三. 制造饥饿是在加沙采取的一种策略

36. 以色列明确表明了让加沙所有人挨饿的意图，实施了其计划，不出所料地在整个加沙制造了饥荒。追踪以色列所采取饥饿策略的地理位置所在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各种说辞证实了其用意。以色列以削弱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围困入手。接着，以色列利用饥饿诱使北部人民被迫迁移、受到伤害和死亡，将人们推向南部，只是为了让南部新建难民营中的人们挨饿、遭到轰炸、被杀害。

37. 正如以色列现政府多次表示的那样，利害攸关的是以色列力求吞并加沙。在 2023 年之前，以色列至少两次考虑吞并加沙：1949 年洛桑和解会谈期间和

²⁸ 巴迪尔资源中心、目击者、Pax、全球权利合规协会等提交的材料。

²⁹ 由全球权利合规协会提供。

³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Sieges as a Weapon of War: encircle, starve, surrender, evacuate”。

³¹ 由全球权利合规协会提供。

1967 年战争之后(见 A/HRC/56/CRP.4, 第 30-32 段)。³² 事实上, 2023 年 10 月 30 日, 以色列国向六家公司颁发了 12 份许可证, 用于在加沙海岸外进行天然气勘探, 侵犯了巴勒斯坦的主权。³³

38. 特别报告员首先说明以色列在当前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灭绝种族之时如何利用饥饿作为一种策略。他接着概述了当前在加沙制造饥饿和灭绝种族的政治经济, 解释了以色列如何使饥饿成为一种可能的工具。

39. 必须指出, 以色列不仅正在攻击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而且还通过损害巴勒斯坦人的食物权和食物主权, 增加对西岸、东耶路撒冷和该区域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40. 2023 年, 以色列攫取的巴勒斯坦土地比过去 30 年中任何一年都多。³⁴ 与此同时, 这也是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色列定居者暴力行为最严重的一次, 造成数量前所未有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许多身为农民和牧民的巴勒斯坦人被强行迁移, 主要是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以色列当局批准或默许下实行的出入限制造成的。³⁵

41. 2024 年 1 月 18 日, 以色列当局通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说, 3 万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中有 12 人涉嫌参与哈马斯 10 月 7 日的袭击。根据这一未经证实的说法, 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 16 个最大捐助者立即威胁停止提供今后的资助。由于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加沙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来源, 这立即增加了加沙发生饥饿的风险。³⁶ 由于有 150 多万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沙地带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 58 个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 这显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 使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尊严, 如教育和水, 变得岌岌可危。³⁷ 此外, 近东救济工程处继续保存着一些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最全面的记录。这些契据是有关拿回房屋和土地的私人声索的证据, 与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返回权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 必须理解, 损害和可能终止近东救济工

³² 路透社, “Israeli ministers join ultranationalist conference urging Gaza resettlement”, 2024 年 1 月 26 日。

³³ Murat Temizer, “Israel grants gas exploration license in areas considered to be within Palestine’s maritime boundary”, 阿纳多卢通讯社, 2024 年 2 月 15 日。

³⁴ Julia Frankel, “Israel turbocharges West Bank settlement expansion with largest land grab in decades”, 美联社, 2024 年 7 月 3 日。

³⁵ 见 <https://www.unocha.org/publications/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over-4000-palestinians-displaced-west-bank-2023>; <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country-reports/flash-report-human-rights-situation-west-bank-including-east-jerusalem-7>; <https://palestine.un.org/en/262773-un-human-rights-chief-deplores-new-moves-expand-israeli-settlements-occupied-west-bank>; <https://www.hrw.org/news/2024/04/17/west-bank-israel-responsible-rising-settler-violence>。

³⁶ 见 <https://www.unrwa.org/newsroom/official-statements/statement-commissioner-general-unrwa-general-assembly>。

³⁷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5/relief-agency-unrwa-targeted-politically-over-partiality-claims-funding-must>。

程处的企图，通常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返回权的攻击的一部分，也是损害联合国将人民送返巴勒斯坦的能力运动的一部分。

A. 饥饿作为一种灭绝种族的策略

42. 以色列安全部队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凌晨开始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以回应哈马斯领导的当天对以色列的袭击。10 月 8 日，以色列宣布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10 月 9 日，以色列宣布并实施了对加沙的全面围困，并立即封锁了所有食品、水、电和燃料进入加沙的通道(见 A/HRC/56/CRP.4，第 266-273 段)。

43. 有明确证据表明，以色列官员将饥饿作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A/HRC/56/26)。³⁸ 以色列未能使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获得并确保其不受阻碍地获得迫切需要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医疗用品和医疗服务。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正在寻求以饥饿战争罪和灭绝罪的罪名，包括因作为危害人类罪的饥饿造成的死亡，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³⁹ 还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至少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了种族灭绝(A/HRC/56/26)。⁴⁰

44. 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以色列如何利用制造饥饿，意图通过以下手段全部或部分消灭巴勒斯坦人民：“(b) 使巴勒斯坦人民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严重伤害；(c) 对巴勒斯坦人民故意加以旨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条件”（《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45. 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大规模破坏，严重和系统地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水、住房和健康权，就是明证。

46. 人们向特别报告员直接讲述了粮食体系如何遭到破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对此也有详细记录⁴¹ 并予以确认。⁴² 此外，以色列沿其进入加沙的边界和加沙地带中部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侵占了加沙 32% 的领土。⁴³

³⁸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4/02/turk-calls-end-carnage-gaza>.

³⁹ <https://www.icc-cpi.int/news/statement-icc-prosecutor-karim-aa-khan-kc-applications-arrest-warrants-situation-state>.

⁴⁰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4/02/turk-calls-end-carnage-gaza>.

⁴¹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over-one-hundred-days-war-israel-destroying-gazas-food-system-and>;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feb/27/un-israel-food-starvation-palestinians-war-crime-genocide>; <https://www.hrw.org/news/2023/12/18/israel-starvation-used-weapon-war-gaza>; <https://forensic-architecture.org/investigation/ecocide-in-gaz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interactive/2024/gaza-israel-agriculture-food-fisherie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longform/2024/7/2/how-israel-destroyed-gazas-ability-to-feed-itself>.

⁴²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a99cfa4-a841-44b3-928c-823eca7c3da7/content>;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CFS51/Report/Endorsed_Report_CFS51/CFS_51_Final_Report_Nov_2023.pdf; <https://www.csm4cfs.org/urgent-call-for-action-to-address-the-genocide-and-starvation-in-gaza/>; <https://www.fao.org/cfs/resources/detail/en/c/1679727/>.

⁴³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5/31/israel-has-encroached-on-32-of-gaza-al-jazeera-investigation-shows>.

47. 以色列毁坏和毒化农田，破坏港口和渔船，摧毁了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约 93% 的经济。⁴⁴ 军事必要绝不能成为这种破坏的理由，因为其旨在达到以及实际达成的结果是使农业生产完全停止，迫使全体人民靠人道主义援助得到食物。⁴⁵ 以色列进而利用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政治和军事武器，伤害和杀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

48. 摧毁加沙的粮食体系必然会削弱加沙巴勒斯坦人在未来几十年内养活自己的能力，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权，使未来几十年过上尊严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出奇的高。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经济机构普遍指出，当前的围困对加沙经济造成的冲击是近期经济史上最大的冲击之一，需要作出 1945 年以来最大的恢复努力。⁴⁶

49. 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之前，加沙约有一半的人没有粮食保障，80% 以上的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全面围困是制造饥饿的直接触发因素。以色列的制造饥饿运动，再加上以色列官员一再发表的丧失人性的言论并呼吁彻底消灭加沙，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意图，从而触发了所有国家防止灭绝种族的义务。⁴⁷

50. 2023 年 10 月 9 日至 21 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围困，埃及关闭拉法边境，实质上阻断了进入该领土的所有援助和商业交通，使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和人道主义物资大大减少(A/HRC/56/CRP.4, 第 282 段)。凯雷姆沙洛姆是从以色列进入加沙地带的主要入境点，以色列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7 日期间将其关闭。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以色列宣布它开放该过境点供援助卡车进出。以色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多次表示，围困和其他限制是故意实施的，是具有惩罚性的，而且以色列在整个围困期间还利用人道主义救济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⁴⁸

51. 10 月 21 日之后，援助恢复，但主要是运到加沙南部和中部。人道主义工作者向特别报告员报告说，以色列对人道主义救济的检查和控制在缓慢的、不透明的、荒谬的(见 A/HRC/56/CRP.4, 第 284-295 段)。以色列不仅不许和限制运送人

⁴⁴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ce9fed0d3bb295f0363d690224d1cd39-0280012024/original/Palestinian-Econ-Upd-May2024-FINAL-ENGLISH-Only.pdf>, 第 6 页。

⁴⁵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14e309cd34e04e40b90eb19afa7b5d15-0280012024/original/Gaza-Interim-Damage-Assessment-032924-Final.pdf>, 第 15 页。

⁴⁶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14e309cd34e04e40b90eb19afa7b5d15-0280012024/original/Gaza-Interim-Damage-Assessment-032924-Final.pdf>;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5/2/gaza-will-need-largest-post-war-reconstruction-effort-since-1945-un-says>;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preliminary-assessment-economic-impact-destruction-gaza-and-prospects-economic-recovery>.

⁴⁷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10/gaza-un-experts-decry-bombing-hospitals-and-schools-crimes-against-humanity>.

⁴⁸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3/un-experts-condemn-flour-massacre-urge-israel-end-campaign-starvation-gaza>; A/HRC/55/28, 第 20 段; A/HRC/56/26, 第 53 段; <https://news.sky.com/story/israeli-body-says-it-would-get-aid-into-gaza-if-its-government-opened-more-border-crossings-13088587>。

道主义援助，违反其确保援助送达民众的义务，而且还以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为目标，制造恐怖气氛(见 A/HRC/56/CRP.4, 230-255)。⁴⁹

52. 10月8日至15日，以色列完全关掉了通往加沙的所有三条水管，这三条水管的供水几乎占加沙饮用水供应的75%。到10月底，供水得到恢复，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仅限于加沙中部和南部，加沙北部的人民得不到饮用水。以色列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长说，向加沙南部恢复供水和不让北部人民用水“将把平民人口推向加沙地带南部”。⁵⁰

53. 10月13日，以色列命令加沙北部的110万人疏散。联合国秘书长回应说，“在整个领土陷入围困的情况下，让100多万人穿越人口稠密的战区，迁移到一个没有食物、水或住宿的地方，是极其危险的，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成功迁移”。⁵¹ 世界卫生组织称该命令为死刑判决。⁵²

54. 到12月，加沙的每个人都在挨饿，饥荒正在整个加沙地带蔓延；加沙北部仍处于全面围困之中，最接近灾难。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加沙为“像世界末日一般”。⁵³

55. 与此同时，12月29日，南非在国际法院启动诉讼程序，称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请求法院宣布紧急临时措施，并命令以色列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包括撤销有关的限制和(或)禁止令，以结束饥饿。⁵⁴

56. 1月26日，国际法院注意到加沙的死亡、绝望和饥饿状况、以色列官员表明有罪的言辞以及联合国人权系统发出的警报。⁵⁵ 国际法院审议了加沙地带不断恶化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⁵⁶ 因此部分命令以色列“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以便能够提供迫切需要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解决加沙地带巴勒斯

⁴⁹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3/un-experts-condemn-flour-massacre-urge-israel-end-campaign-starvation-gaza>;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un-human-rights-office-pr-1-mar-24/>.

⁵⁰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ays-it-is-restarting-water-supply-to-southern-gaza-strip/>.

⁵¹ 见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3-10-13/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press-the-situation-the-middle-east>.

⁵² 见 <https://www.who.int/news/item/14-10-2023-evacuation-orders-by-israel-to-hospitals-in-northern-gaza-are-a-death-sentence-for-the-sick-and-injured>;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Gaza_Acute_Food_Insecurity_Nov2023_Feb2024.pdf.

⁵³ 见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hostilities-gaza-strip-and-israel-flash-update-61>.

⁵⁴ <https://www.icj-cij.org/sites/default/files/case-related/192/192-20231228-app-01-00-en.pdf>; 第144段。

⁵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加沙地带的适用(南非诉以色列)，关于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国际法院命令，2024年1月26日，总表第192号。

⁵⁶ 同上，第72段。

坦人面临的不利生活条件”。⁵⁷ 法院还认定，有一个看似可信的案例，即巴勒斯坦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的权利受到威胁，从而提高了灭绝种族风险的警报。⁵⁸

57. 以色列无视国际法院的命令，继续袭击人道主义车队(A/HRC/56/CRP.4，第 237-239 段)。由于援助工作者和受援者缺乏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于 1 月 22 日停止向加沙北部最大的希法医院运送医疗用品；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运送大部分救济物资，也不得不于 1 月 23 日停止递送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于 2 月 20 日暂停了援助运送。⁵⁹ 一天后，粮食署恢复了对加沙的援助，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 112 人，另外打伤了 760 人，当时这些人正在寻求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大部分是面粉；“面粉大屠杀”是 2023 年 10 月以来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袭击的极致(见 A/HRC/56/CRP.4，第 240-255 段)。⁶⁰

58. 3 月，向北部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时断时续。⁶¹ 最令人关切的是，该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巩固了加沙北部与加沙地带其他地区的隔离。它已经完成了 Netzarim 走廊，这是一条约 6.5 公里长的军事化道路，由加沙市以南被夷为平地的土地缓冲，从以色列边境延伸到地中海。⁶²

59. 由于以色列继续其制造饥饿运动，2024 年 3 月 28 日，国际法院发布了第二套临时措施，这一次以饥饿和饥荒为重点。国际法院指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再仅仅面临饥荒的风险，而是饥荒正在发生。⁶³ 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的整个命令的措辞是：“鉴于加沙巴勒斯坦人面临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特别是饥荒和饥饿的蔓延”。法院默示地认定，以色列国应对在可能的灭绝种族背景下未能防止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挨饿负责。因此，基础的法律论点是，饥饿是可能在发生的灭绝种族的核心。

⁵⁷ 同上，第 72 和 86 段。

⁵⁸ 同上，第 54、58 和 59、86 段。

⁵⁹ 见 <https://www.voanews.com/a/un-if-no-cease-fire-widespread-famine-in-gaza-is-near-certain/7505522.html>。

⁶⁰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3/un-experts-condemn-flour-massacre-urge-israel-end-campaign-starvation-gaza>。

⁶¹ https://www.wfp.org/news/wfp-food-deliveries-northern-gaza-face-further-setbacks?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organicpost&utm_campaign=newsrelease&utm_content=staticimage;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3/1147482>; <https://x.com/antonioгутерres/status/177165357284687097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68715254>。

⁶² <https://www.newarab.com/news/what-israels-netzarim-corridor-splitting-gaza-two>; <https://www.cnn.com/2024/03/08/middleeast/israel-building-road-splitting-gaza-cmd-intl/index.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5/17/gaza-israel-netzarim-corridor-war-hamas/>。

⁶³ <https://www.icj-cij.org/sites/default/files/case-related/192/192-20240328-ord-01-00-en.pdf>, 第 21 段。

60. 以色列4月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并且从加沙南部撤出，但在北部保持驻军。⁶⁴ 不过，4月底和5月初，美利坚合众国官员和粮食署执行主任承认，由于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沙北部出现了“全面饥荒”。⁶⁵

61. 在粮食署发表声明几天后，以色列入侵了南部的拉法口岸，并控制了该过境点。凯雷姆沙洛姆从技术上来讲是开放的，但没有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使整个加沙再次被完全围困。⁶⁶ 这标志着以色列在策略运用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目的是进一步伤害加沙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强行转移、圈起来并集中在加沙南部的。

62. 整个5月，很少或没有援助进入加沙。⁶⁷ 2024年5月24日，国际法院发布了第三项临时措施命令，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省的军事行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并允许联合国授权的调查委员会进入加沙，以防止种族灭绝。⁶⁸

63. 相反，就在国际法院发布其临时措施两天后，以色列部队在拉法一个被指定的安全区放火焚烧了一个流离失所者居住的帐篷营地，造成至少4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⁶⁹ 6月8日，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南部努塞拉特难民营打死至少274人，打伤500多人。⁷⁰

64. 在2024年7月提交本报告时，向北部运送一些援助的情况已有改善，但援助仍然没有充分进入加沙，以色列的制造饥饿运动没有减弱的迹象。⁷¹ 联合国独立专家宣布，7月9日，饥荒在整个加沙地带蔓延。⁷²

⁶⁴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4-04-07/ty-article/.premium/israeli-army-withdraws-from-southern-gaza-after-four-months-of-fighting/0000018e-b8ac-db6c-a9ee-fcbc97880000?utm_source=mailchimp&utm_medium=Content&utm_campaign=israel-at-war&utm_content=bd0f540546.

⁶⁵ <https://www.devex.com/news/exclusive-usaid-officials-say-israel-breached-us-directive-on-gaza-aid-107545>; <https://apnews.com/article/gaza-israel-famine-humanitarian-aid-children-8a4cb5736c42caf50b6e204f40d83a91>.

⁶⁶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68975398>; <https://press.un.org/en/2024/db240508.doc.htm>.

⁶⁷ <https://www.unrwa.org/resources/reports/unrwa-situation-report-108-situation-gaza-strip-and-west-bank-including-east-Jerusalem>; <https://www.unocha.org/news/ocha-appeals-security-council-end-humanitarian-catastrophe-gaza>; <https://thecradle.co/articles-id/25087>.

⁶⁸ <https://www.icj-cij.org/sites/default/files/case-related/192/192-20240524-ord-01-00-en.pdf>.

⁶⁹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5/un-experts-outraged-israeli-strikes-civilians-sheltering-rafah-camps>。

⁷⁰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6/un-experts-condemn-outrageous-disregard-palestinian-civilians-during-israels>。

⁷¹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5/1150486>; <https://media.un.org/unifeed/en/asset/d321/d3213549>, <https://press.un.org/en/2024/db240619.doc.htm>,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Gaza_Strip_Acute_Food_Insecurity_MaySept2024_Special_Snapshot.pdf。

⁷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7/un-experts-declare-famine-has-spread-throughout-gaza-strip>。

B. 饥饿和灭绝种族的政治经济

65. 从政治经济上对种族灭绝的理解有助于解释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⁷³ 2023 年 10 月 9 日开始的全面围困是以色列 24 年封锁和对加沙粮食体系 75 年攻击的延续。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大会上发表关于“新中东”的讲话两周后，10 月的全面围困就开始了；以色列总理在讲话中举起一张据称是以色列的地图，暗示对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吞并。⁷⁴

66. 1967 年战争后，以色列不仅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而且还建立了一个经济体系，使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之间彼此日益脱节，使巴勒斯坦人越来越依赖以色列国，进一步损害了其食物主权。

67. 在 1987 年开始的第一次起义之后，以色列开始扼杀加沙的出入通道，剥夺巴勒斯坦居民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蓄意使生活条件日益艰难。从 1991 年开始，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人和货物在以色列、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之间的流动。

68. 针对第二次起义，以色列收紧了控制，并于 2000 年开始实施封锁，大大限制了货物和人员在加沙的进出。尽管从 1991 年开始时而对加沙实行关闭，但 2000 年后，关闭成为新的常态，而且在某些时期实行完全的“密封关闭”。为了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以色列军方摧毁了加沙 10% 至 20% 的农田，拔除了 226 000 棵树，并限制渔民出海。⁷⁵ 因此，2000 年至 2002 年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翻了一番。⁷⁶

69. 以色列直至 2000 年代初的政策是利用其军事力量占领加沙，利用其经济力量实施非法封锁，削弱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随着 2005 年第二次起义的结束，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并拆除了非法定居点。然而，以色列继续实行非法封锁。⁷⁷ 现在的区别是，以色列声称它不再占领加沙，尽管这种说法违反了国际法。以色列将其与加沙的边界视为国际边界，将加沙人民视为外国人，从而赋予自身更大的权力来限制人员和货物的流动。⁷⁸ 2007 年，哈马斯赢得选举后，以色列用战争术语将加沙描述为“敌对领土”。⁷⁹ 2005 年后将封锁描述为“围困”，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不再占领加沙，而是突显了对加沙进行占领的确切手段，以及以色列国如何将大多数加沙人视为敌人。

⁷³ 见 <https://lpeproject.org/blog/genocide-and-political-economy-reconstructing-the-relationship/>。

⁷⁴ 见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0/16/new-new-middle-east-israel-region-saudi-relations-future/>。

⁷⁵ Neve Gordon 和 Muna Haddad, “The Road to Famine in Gaza”, 纽约书评(2024 年 3 月 30 日); <https://www.peasantjournal.org/news/agrarian-annihilation/>。

⁷⁶ 见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172086/>。

⁷⁷ 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opt-un-envoy-says-gaza-siege-breaks-human-rights-law>。

⁷⁸ Neve Gordon 和 Muna Haddad 提交的材料。

⁷⁹ 见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195603/>。

70. 2005年后，以色列控制了加沙的边境(拉法口岸除外，该口岸由埃及控制)，对加沙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近乎全面的控制。运往加沙的大多数食物、燃料和援助物资都是通过以色列控制的过境点进行检查的。以色列从边界深入加沙地带150米至500米建立了一个缓冲区，摧毁了农田。根据以色列的政策，农民和牧民被允许进入距离安全栅栏100至300米的狭长地带。实际上，以色列建立了离边界约1.5公里的一个缓冲区，面积约62.6平方公里，约占加沙可耕地的35%和海域面积的85%，这使巴勒斯坦人完全或部分无法进入这些地区。⁸⁰

71. 围困包括使用食物作为武器。据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顾问多夫·维斯格拉斯说，“这个主意是让巴勒斯坦人节食，不是让他们饿死。”⁸¹ 2007年至2010年期间，以色列的政策是只允许足够的货物进入加沙，使人们挨饿，但不越过“红线”，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卫生部计算了加沙不同年龄和性别群组所需的卡路里，然后以此确定它每天允许进入加沙地带的主粮数量，以及运送这一数量所需的卡车数目。⁸² 这也是一项剥夺人民尊严的政策，因为以色列只允许有限数量的其所列“基本食品”，并禁止巧克力、香菜、橄榄油、蜂蜜和某些水果等食物。⁸³

72. 当以色列打死 Mavi Mara 号船的10名活动人士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这艘船是打破以色列围困、向加沙运送1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声援加沙船队中的一艘船。其后，以色列允许民用物资重新进入加沙，以改善其国际形象。以色列继续通过一种将某些物项指定为“两用物项”、即可用于民用和军事目的的物项并加以限制的制度来实施围困。然而，问题是，何为“两用物项”的清单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宽泛的、模糊的、不断变化的。⁸⁴

73. 自2014年以来，以色列频繁夷平、轰炸、清除和推平加沙的农田。多年来，它还经常从空中向土地喷洒除草剂和其他化学物质，杀死缓冲区的植被和农作物，破坏和摧毁大片土地和巴勒斯坦农民的农作物，并以军事理由为严重侵犯食物权的行为辩护。⁸⁵ 要了解对加沙巴勒斯坦食物主权的侵犯，请翻看网页上题为“加沙渔民”的图文报告。⁸⁶

⁸⁰ <https://features.gisha.org/closing-in/>;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11/07/systematic-human-rights-violations-continue-occupied-territories-says-un?LangID=E&NewsID=11271>.

⁸¹ Conal Urquhart, “Gaza on brink of implosion as aid cut-off starts to bite”, 《卫报》，2006年4月15日。

⁸² Mya Guarnieri Jaradat, “Government releases ‘Red Lines’ document detailing Gaza food restrictions”, +972 杂志，2012年10月17日；<https://www.gisha.org/UserFiles/File/publications/redlines/red-lines-presentation-eng.pdf>.

⁸³ Gordon 和 Haddad, “Road to famine”。

⁸⁴ 见 <https://gisha.org/en/checking-the-dual-use-list-twice/>。

⁸⁵ 迈赞人权中心, *The Gaza Bantustan: Israeli apartheid in the Gaza Strip*, 2021年。

⁸⁶ 可查阅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food/2024-08-27-visuals-palestinian-people-food-sovereignty.pdf#page=2。

74. 这份图文报告总结并说明了加沙渔业部门的活动家和专家扎卡里亚·法德尔·哈桑·贝克的第一手证词：与任何沿海社区一样，加沙的生活是由大海决定的。从事小规模捕捞的渔民是这种生活的核心。在 2023 年 10 月之前，加沙的渔业社区中有 4 500 名固定工人、约 1 500 名季节性工人，有 1 050 艘机动船和 900 艘划桨船。另外有 5 个停靠渔船的码头：加沙北部、加沙市、戴尔巴拉、汗尤尼斯、拉法。自 10 月 7 日以来，以色列不准所有渔民出海，并摧毁了 75% 以上的渔业部门。所有这些破坏是以色列自 1991 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灭绝种族的又一种方式。根据《奥斯陆协定》，巴勒斯坦人应该能够在离海岸 20 海里的范围内捕鱼。以色列通过封锁，将渔民限制在离海岸约 6 海里的范围内，而这一范围属于浅水区，有沙质和岩石海底，捕鱼并不容易。他们还经常仅仅因为在巴勒斯坦领水捕鱼而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枪击和逮捕。从渔民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许多情况。在加沙，我们正从中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挨饿不是占领军最近侵略的突然和不可预测的后果，而是多年前开始实施的一项渐进和蓄意的战略的结果。

C. 声援

75. 声援行为不仅是回应人的迫切需求，而且是要绕过或扰乱首先造成饥饿的权力结构。地方互助往往是提供支助战胜饥饿的最有效手段，例如在苏丹建立了应急室，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农业工作委员会联合会和阿拉伯自然保护组。自由船队联盟是一项国际协调的努力，它不畏以色列的围困，设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像巴勒斯坦传家宝种子库这样的种子库表明，保存、分享和种植传家宝种子是一种坚韧的行为，可以抵御饥饿和种族灭绝。

76. 特别报告员欢迎全球工会对巴勒斯坦工人的支持。⁸⁷ 特别报告员赞扬一些国家将其最近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包括食物权和食物主权的政治、外交和法律行动相结合。⁸⁸

四. 巴勒斯坦

A. 何者利害攸关

77. 以色列最近对加沙的围困和攻击最好放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源于巴勒斯坦人民与巴勒斯坦领土的长期和持续关系。巴勒斯坦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哪些政府——以及何种形式的政府——应该统治巴勒斯坦领土。要理解巴勒斯坦的食物主权，就必须将其置于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不断的不法行为的历史背景中。⁸⁹

⁸⁷ 见 <https://www.iuf.org/wp-content/uploads/2024/05/Global-Unions-Palestine-Solidarity-Mission-Final.pdf>。

⁸⁸ 智利、印度尼西亚、卢森堡、西班牙和瑞士提交的材料。

⁸⁹ Zeina Jallad and Arnulf Becker Lorca, “Beyond genocide”, *Lond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lrae012, [https://doi.org/10.1093/lril/lrae012\(2024\)](https://doi.org/10.1093/lril/lrae012(2024))。

78. 在过去 76 年中，以色列国不断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剥夺他们的土地，经常扩大自己的占领和定居点。其必然结果是，以色列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不同法律制度，不仅诋毁和歧视巴勒斯坦人，而且将巴勒斯坦人分成各种法律类别，如：以色列公民；生活在占领下的东耶路撒冷人；生活在占领和军事统治下的西岸 A、B 和 C 区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被占领加沙的被围困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东耶路撒冷、西岸或加沙的流离失所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难民营或其他地方的国际难民。

79. 特别报告员叙述了饥饿和造成持续饥饿的风险如何成为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项目中不可或缺的灭绝种族逻辑的一个结构要素(A/HRC/55/73, 第 7 段)。即使在当前的危机之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有 180 多万巴勒斯坦人粮食无保障，占加沙人口的 53%，占西岸人口的 11%。⁹⁰ 在加沙，80% 以上的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⁹¹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人仍然坚定不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粮食体系行使权力。⁹²

80. 以色列国在其整个历史上使用了各种饥饿和制造饥饿手段，完善了它通过粮食体系可能造成的何种程度的控制、痛苦和死亡，导致了这一灭绝种族时刻。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用来剥夺巴勒斯坦人免于饥饿的自由的手段和言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国家用来控制当地人口、使人民流离失所并剥夺其土地和领土的手段如出一辙。将土著土地描绘成“空地”、“利用不足的地”和“死地”，并企图通过援引所谓的土地生产力及定居者对土地的改善来使殖民主义合法化，这是从澳大利亚到海龟岛、从夏威夷到巴勒斯坦反复出现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特点。不同的行为体如今普遍采用所有这些饥饿和制造饥饿的手段，所有遭受严重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社区和土著人民都应该熟悉这些手段，即便他们现在没有即刻面临饥饿的风险。

B. 1967 年以前的巴勒斯坦

81. 第一波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始于 19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从一开始，农业和粮食就处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手段的核心，他们模仿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的农业殖民地，引发捍卫自己的放牧权的巴勒斯坦农民与声称有权使用农田的定居者之间的冲突。⁹³

82. 从 1905 年开始，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他们新成立的犹太全国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今天的以色列土地开发公司)开始购买巴勒斯坦土地用于定居。犹太复国主义公司在建立任何独立国家结构之前，就从在巴勒斯坦积累

⁹⁰ 见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12b7b28d-db65-4acd-9445-45a850a76bce/content>。

⁹¹ 见 <https://views-voices.oxfam.org.uk/2023/11/world-cannot-stand-by-starvation-gaza/>。

⁹² 见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12b7b28d-db65-4acd-9445-45a850a76bce/content>。

⁹³ Victor Kattan, *From Coexistence to Conquest* (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9 年)，第 22 页。

了较多土地的不在场业主手中购买了土地。⁹⁴ 这些土地掠夺的结果是，当地的巴勒斯坦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当地土地保有权被无视，而私有财产规则和外国资本被青睐，就像今天的土地掠夺一样。从 1910 年开始，在整个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开始来到巴勒斯坦，并建立犹太集体农场作为前沿农业定居点。⁹⁵ 在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几年，犹太集体农场为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招募渠道和基地。⁹⁶

8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政府通过 1916 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了势力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1917 年，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军事控制和占领，直到 1920 年。同样在 1917 年，鲍尔弗勋爵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身份代表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仅将土著巴勒斯坦人称为“非犹太社区”，他们将保留公民和宗教权利。为人所知的《鲍尔弗宣言》永久地改变了该地区，使大英帝国与犹太复国主义结盟。《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政治目的和《鲍尔弗宣言》的规定是在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力和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力时正式确定的。

8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回答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如何治理巴勒斯坦的问题。1947 年，大会通过第 181(II)号决议，建议将巴勒斯坦领土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将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理之下。

85. 由于政治上的疆界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阿拉伯国本质上是犹太国的附属国和依附国。虽然当时信奉犹太教的人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的 33%(其中大多数是新移民)，但拟议中的犹太国占被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面积的 67%。使联合国提案更加不公平的是，84%的农田拟归犹太国所有，而只有 16%归阿拉伯国所有。⁹⁷

86. 联合国大会的分治计划立即引发了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之间的骚乱，为浩劫创造了条件。由于浩劫和 1948/49 年以色列建国，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从此被剥夺了返回其原籍村庄、城镇和城市的权利。新以色列国最终赶走了约 90%的本土阿拉伯人口，留在新以色列国的人中有四分之一在境内流离失所。⁹⁸

87. 直到 1966 年，以色列治理着其境内处于其军事统治下所有巴勒斯坦人，控制日常生活的细节。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和居民实际上处于埃及的治理之下。

⁹⁴ Rashid Khalidi,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22), 第 27 页。

⁹⁵ Areej Sabbagh-Khoury, *Colonizing Palest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⁹⁶ Alison M. Bowes, “The experiment that did not fail: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Israeli kibbutz”, 《国际中东研究杂志》，第 22 卷，第 1 号(1990 年 2 月)，第 85 页。

⁹⁷ Kattan, *Coexistence*, 第 152 页。

⁹⁸ Khalidi, *Hundred Years*, 第 58 页；Kattan, *Coexistence*, 第 170 页。<https://www.alhaq.org/advocacy/21510.html>。

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难民和居民实际上处于约旦的治理之下。而其他巴勒斯坦难民则分散到附近的阿拉伯国家。

C. 建立一个剥夺巴勒斯坦人返回权的粮食体系

88. 1948 年，在阿以战争期间，大会承认所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为难民，承认他们有权返回家园或选择获得公平赔偿。尽管发生了浩劫和巴勒斯坦难民危机，以色列还是在 1949 年 5 月获得了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色列显然已经在让巴勒斯坦难民挨饿。1949 年 12 月，大会设立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因为现在“有必要防止”该区域所有巴勒斯坦难民“陷入饥饿和困苦的境地”。⁹⁹

89. 尽管如此，以色列通过剥夺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将他们从土地上抹去，并切断他们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和社区的联系，确保巴勒斯坦难民永远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并面临饥饿的风险。以色列很大程度上通过将巴勒斯坦土地变成以色列土地以用于犹太人定居点来做到这一点。1945 年，犹太人在被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拥有 5.6% 的土地；到 1949 年，当时的以色列 93% 的领土都是从巴勒斯坦人手中夺走的。¹⁰⁰

90. 以色列开始这一进程时，将巴勒斯坦难民视为“不在的人”，将巴勒斯坦私有地产转变为以色列国有地产，并专门出售给犹太人。¹⁰¹与此同时，以色列将剩余的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的土地，办法是阻止巴勒斯坦人耕种自己的农田，进而攫取以色列标为“荒地”或“死地”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提供给以色列定居者。¹⁰²

91. 以色列还继续建立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的粮食体系和自然生境，建立单一作物农业系统，¹⁰³实施严格的放牧法，¹⁰⁴并利用自然保护管理作为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的手段。¹⁰⁵

⁹⁹ 大会第 302(IV)号决议，第 5 段。

¹⁰⁰ 阿尔迪·伊姆赛斯，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29 页。

¹⁰¹ 紧急条例(不在业主的地产)(1948 年)。

¹⁰² Noura Erakat, *Justice for Som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6 页；Alexandre Kedar 等人，*Emptied Land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8 年)；开垦荒地(1948 年)；《土地征用法》(1953 年)。

¹⁰³ Whitney Bauck, “They kept us aliv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ould saving Palestinian seeds also save the world?” 《卫报》，2024 年 3 月 29 日。

¹⁰⁴ <https://www.oxfordsymposium.org.uk/wp-content/uploads/2020/06/Eghbariah.pdf>; <https://www.adalah.org/he/content/view/9935> 希伯来语; <https://static.parks.org.il/wp-content/uploads/2023/01/AKUBIT-GALGAL.pdf> 希伯来语; <https://www.parks.org.il/new/origanum-syriacum/> 希伯来语。

¹⁰⁵ Irus Braverman, *Settling Nature: The Conservation Regime in Palestine-Israel*(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23 年)。

92. 以色列还通过至今仍然适用的公民法，不让巴勒斯坦人获得土地。它将公民身份自动给予世界上任何犹太人，从而给予他们在被攫取的巴勒斯坦地产上定居的权利。以色列进而使巴勒斯坦难民几乎不可能寻求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D. 1967 年以来的治理和《奥斯陆协定》

93. 1967 年阿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剩余的巴勒斯坦领土，随后没收土地并建立定居点。今天，以色列非法占领着它在 1967 年占领的加沙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领土(A/77/328)。¹⁰⁶ 以色列国今天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统治着整个巴勒斯坦领土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政权——一个种族隔离政权，这一点是有很多记录的(E/ESCWA/ECRI/2017/1 和 A/77/356)。¹⁰⁷ 2018 年，以色列立法机构通过了《基本法：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其中声称“以色列的土地”是犹太人的历史家园，以色列国是犹太人自决的唯一表达。这是要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转变为纯犹太人领土和国家的主张。

94. 促成这一主张的最新政治条件是《奥斯陆协定》和随后的监管框架。《奥斯陆协定》使巴勒斯坦人进一步受到压迫，实际上将巴勒斯坦领土和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控制权交给了以色列，不过是通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以管理。该协定还加深了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后者被排除在协定之外)。

95. 《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奥斯陆第一协定》)(1993 年)概述了和平框架。《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奥斯陆第二协定》)(1995 年)分配了对领土和经济的管理权，并纳入了 1994 年《经济关系议定书》(《巴黎议定书》)。《奥斯陆协定》的底层逻辑是，巴勒斯坦人谴责武装抵抗，将被归还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这就是“土地换和平”。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1. 土地

96. 《奥斯陆协定》将西岸进一步划分为互不毗连的 A、B 和 C 区。A 区占西岸的 18%，受巴勒斯坦行政和警察控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 B 区(22%)行使行政控制，但与以色列当局共同负责安全控制。

97. 大部分可用于发展和农业的土地在 C 区(60%)，由以色列管理。C 区的土地被有系统地改造成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使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更不稳固，因为大

¹⁰⁶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7/international-community-must-act-end-israels-annexation-occupied-west-bank>。

¹⁰⁷ 见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ceirpp-legal-study2023/>; <https://www.alhaq.org/advocacy/16183.html>; <https://www.mezan.org/uploads/files/16381763051929.pdf>; https://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fulltext/202101_this_is_apartheid;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22/02/israels-system-of-apartheid/>; 和 <https://www.hrw.org/report/2021/04/27/threshold-crossed/israeli-authorities-and-crimes-apartheid-and-persecution>。

多数泉水、水井和农田都在 C 区。巴勒斯坦人需要以色列当局的许可才能使用 C 区的土地和水。¹⁰⁸

98. C 区的限制措施使巴勒斯坦牧民无法使用 85% 以上的其 1967 年前的牧场，导致每德南的牲畜比例不可持续，造成过度放牧和环境退化。以色列对 C 区的控制使巴勒斯坦人无法解决荒漠化问题，包括禁止他们利用水资源和禁止植树造林。¹⁰⁹

99. 《奥斯陆第二协定》在加沙地带内建立了一个 50 米的缓冲区，但实际上，以色列通过攻击缓冲区内的平民和财产，在整个边界地区建立了一个 1.5 公里的缓冲区。这实际上不让和限制了巴勒斯坦人进入加沙约 35% 的可耕地和 85% 的海域。¹¹⁰

2. 贸易

100. 《巴黎议定书》赋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边界的很大控制权。由于限制货物流动和关闭贸易口岸，行动限制使巴勒斯坦农民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¹¹¹

101. 自 2007 年以来，以色列禁止从加沙出口货物，包括运往西岸、国际和以色列市场的货物，不过作为援助举措的一部分，允许向欧洲出口数量有限的季节性农作物。2014 年 11 月 6 日，以色列允许在西岸销售加沙的农产品。2015 年，加沙地带农产品的平均每月出口量为 13.5 卡车，主要是出口到欧洲市场的草莓和蔬菜。2016 年，加沙每月平均出口的货物数量仅为封锁前货物出口量的 17%。¹¹²

102. 由于占领剥夺了巴勒斯坦人 63% 的西岸农业资源，包括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好的牧场，巴勒斯坦人被迫进口货物，其中 85% 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对规划和建设的控制，还使巴勒斯坦人难以建造农业所需的重要蓄水和灌溉系统。¹¹³

103. 以色列还允许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生产的产品贴上以色列产品的标签并作为以色列产品出口，巴勒斯坦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利润。巴勒斯坦产品无法有品牌，降低了其产品竞争力，特别是在中东其他地区。¹¹⁴

¹⁰⁸ 见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2-11/resilience_series_-_agriculture_in_area_c_-_final.pdf。

¹⁰⁹ 见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2-11/undp-papp-research-prc_building_resilience_in_area_c_2.pdf。

¹¹⁰ 迈赞人权中心，“The access-restricted areas (“Buffer-zone” in the Gaza Strip)”。情况介绍。

¹¹¹ 见 <https://paltrade.org/uploads/15951034871868344640.pdf>;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2-11/resilience_series_-_agriculture_in_area_c_-_final.pdf。

¹¹² 见 <https://paltrade.org/uploads/15951034871868344640.pdf>。

¹¹³ 见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2-11/undp-papp-research-prc_building_resilience_in_area_c_2.pdf。

¹¹⁴ 见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food-insecurity-palestine-future-farmers>。

五. 在苦难中保持尊严

104. 今天，加沙人民仍在通过他们如何做饭和吃饭来表明自己的尊严，即使在苦难中，他们仍在继续庆祝节日。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加沙的乌姆-艾哈迈德的来信，她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如何继续用当地的苏木果实(这道菜就是以苏木果实命名的)烹饪 *summaqiyyah*，这是一道可追溯到公元 11 世纪的典型加沙节日菜肴。为了在古尔邦节期间给人们提供食物，她不得不在无法获得大多数常用食材的情况下即兴创作。像乌姆-艾哈迈德这样知道和创建食谱的人，掌握着一个民族与土地、领土和历史持续关系的知识。这种知识来自于为家庭和社区做饭和提供食物、使生命本身再生的努力。这种知识对于实现人民的食物权至关重要。

105. 要了解何者利害攸关，请参阅图文报告“在苦难中保持尊严”。¹¹⁵ 在这份图文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分享了加沙战争前后两份 *summaqiyyah* 食谱的两种配料表之间的明显差异。

106. 目前在加沙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原料都是以高价购买的。与许多食谱一样，这些食谱蕴含在有关巴勒斯坦人民与其土地、领土和历史的持续关系的知识中。¹¹⁶ 收集和分享食谱不仅仅是开发一个烹饪指南，因为它是一种保留当地知识的做法，而且随着更多的人烹饪而改变。烹饪，以及收集和分享食谱，也是一种在深重的痛苦和苦难中保持坚定和适应性的做法，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尊严、互惠、关怀和自决意识。

六. 结论和建议

107. 图文报告“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总结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食物主权的特点和为实现食物权而普遍进行的斗争。该报告可在有关网址中查阅。¹¹⁷

108. 这份图文报告说明了以下情况：各国和国际机构如何应对加沙问题正在重新界定国际法的性质。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正在掀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特别的全球声援运动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认识到，将巴勒斯坦人民从占领、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和技能，最终也将使我们所有人获得自由。通过与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的饥饿运动作斗争，人们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免于饥饿而战。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粮食体系下遭受痛楚，这些体系通过比今天加沙的情形更缓慢的暴力形式使其受到伤害或致其死亡。

109. 人们希望改变这些体系，使其建立在关怀和互惠的基础上。转变的挑战并不在于缺乏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知道国家必须做些什么来实现食物权——必须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耕地，同时承认和尊重强有力的土地保有和领土权。应

¹¹⁵ 可查阅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food/2024-08-27-visuals-palestinian-people-food-sovereignty.pdf#page=6。

¹¹⁶ Laila Haddad and Maggie Schmitt, *The Gaza Kitchen* (华盛顿特区，Just World Books, 2021 年)。

¹¹⁷ 见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food/2024-08-27-visuals-palestinian-people-food-sovereignty.pdf#page=9。

颁布和执行劳工法，以确保工作场所的尊严。应支持本地市场，以便当地社区和所在区域更好地联系起来，更少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应支持声援的经济企业，因为它们优先考虑社会目的而不是利润。解决方案比比皆是。

110. 主要的挑战在于阻止公司和国家继续积聚巨大的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制造匮乏，通过粮食体系造成伤害。从这一角度看当前的“战争”，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以色列不是在“自卫”对付“恐怖主义组织”，而是在攻击作为一个民族的土著巴勒斯坦人。在过去一年中，以色列定居者和武装部队对被占领西岸的农民和牧民实施的暴力次数创下了纪录。其结果，农民无法收获橄榄。橄榄当然是重要的食物和生计来源。但是，巴勒斯坦人民与可以存活数百年的橄榄树的关系，也事关他们与祖先和未来的关系，就像是小规模捕鱼是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采集食物的手段，又或者说，寻觅野生扎塔尔不仅是一种烹饪选择，也是一种与土地保持内在联系的做法。

111. 食物主权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领土和资源，以补偿他们长期以来对其非法和不公正的剥夺。食物主权的权力并非源自国家或国家当局的政治形式。它源于人们与土地、河流和海洋的长期关系，源于人们养活自己社区的能力，这与当今盛行却但正在不断破裂的国际体系相反。一旦这个破裂的系统崩溃，我们可以从残存的东西中建立什么？

112. 大会应确认：

- (a) 每一次大规模地制造饥饿都是一种灭绝种族或消灭行为，每一次让个人挨饿都是一种酷刑；
- (b) 免于饥饿的权利意味着不受压迫、剥削和占领的权利；
- (c)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返回巴勒斯坦是实现其食物权和食物主权的先决条件；
- (d) 以色列蓄意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饥饿运动，证明了种族灭绝和灭杀。